

走錯一步？

我的堂兄梅汝璈

●梅汝璈

庚款留美返國執教

梅汝璈，字雅仙，江西南昌人，民前八年（一九〇四）——龍年出生，他是我二伯父梅丹珊公的長子，在我們中國習俗的說法，龍的形象，一直認為是中華民族的象徵，華夏兒女，都稱為「龍的傳人」，凡是龍年出生的子弟，算命排八字都說命運會比較好。

在往日農村舊社會裏，大家庭的叔伯堂兄弟們，多係按照年齡序次排行，汝璈年齡居長，是總老大，兄弟們都稱他為大哥，他比我年長七歲，我們雖屬堂兄弟，但他對我特別愛護情逾手足，從我讀書起，到我結婚，他對我的鼓勵照顧無微不至，最值得感念，永難忘懷。

汝璈十二歲畢業於江西省立模範小學，以優異成績，考取北京清華學堂，從中學一直唸完大學，完全靠公費，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以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美國，初進史丹福大學，後又轉入芝加哥大學，修習法律，和他同屆由清華去美求學的，還有吳國楨進普林斯頓大學，和先叔梅暘春進普渡大學。

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他每年暑假都和梅暘春叔一道返回南昌，利用兩三個月的假期邀同幾位贛籍清華同學，在南昌舉辦暑期英數補習班，那時我已進入中學，每年暑假，都趁便加入他辦的英數班補習，寄居在他的學校教員宿舍，學膳宿等費用，全部由他供給，他教課很認真，很受同學們的擁戴，對於我的讀書作業，要求尤其嚴格，在夏日炎炎，蒼蠅蚊子紛擾環境中，督促我用功讀書。我讀書習慣的養成，對以後升學做事，幫助很大。他在美國求學期間，我已考入了南京中央軍校第六期交通科，攻讀無線電學，他從美國寄給我許多有關無線電的新書和雜誌，給我參考研讀，使我獲益良多。

民國廿年（一九三一），他在美國獲得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後返國，任教於上海私立大同大學一年，結識了大同大學校花江蘇宜興人余玉蟾小姐，由戀愛而結婚。翌年應國立武漢大學王世杰校長之聘任武大法學院教授，和新婚夫人住在珞珈山教授宿舍。

那時我正服務陸軍新編第三師李虎臣部，任無線電臺臺長，隨軍輾轉馳騁湖北省各縣鎮剿共

，時與共軍徐向前、賀龍、孔荷龍所部作戰，疲於奔命，我因勞累過度，在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夏天，忽然感到右側胸部隱隱作痛，急奔赴武漢就醫，借住汝璈大哥家，汝璈介紹他的清華老同學留美返漢口開業醫師聞一齊博士（聞一多胞弟），為我診斷，聞醫師說我患了初期肺病。當時醫藥不發達，肺病死亡率極高，就像現在的癌症一樣，患者莫不談虎色變。我在聞醫師處診病，住在大哥家兩個多月，大哥大嫂不但怕我的肺病傳染，更是百般設法安慰我，在他教課繁忙之餘，每日夕陽西下，夫婦兩人陪我在珞珈山附近名勝關公車刀泉和張文襄公書院等處散步。

我的未婚妻吳玉玲由長沙趕來武昌探望我，她懷疑聞醫師的診斷，陪我去漢口日本同仁會醫院細作檢查，結果證明我不是患肺病，乃是肋骨間神經發炎，因而有時隱隱作痛，服了幾天藥就好了，我窮緊張了幾個月後，頓感如釋重負。

創辦周報暢銷全國

民國廿一年雙十節我和玉玲在武昌青年會結婚，汝璈大哥代表男方主婚，夫婦兩人除幫忙我

們籌劃婚禮外，並贈送我們一隻很精美的時鐘，作為賀禮，結婚禮送鐘，字音與「送終」兩字相同，在中國人講迷信，是最忌諱的，可能他們不知道這一俗套，我也生平不信迷信，從未介意，時至今日，我們慶幸早已渡過金婚了。

汝璪在武漢大學法學院任教七年，在法學權威王世杰校長領導下，與名教授周鯁生、楊端六等人，精誠合作，使武大法學院，名冠全國，此外他並創辦了一種「國聞周報」自任總編輯，評析國際時事立論精闢，一時洛陽紙貴暢銷全國。

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他辭去武大教職，任內政部參事，此時大嫂余玉蟾因肺病逝世於南京，他孤家寡人，住在南京，隨後膺任立法委員，並續絃娶蕭侃女士。

在立法院服務數年期間，襄贊孫科院長甚力，頗受倚重，一時好事者視他為太子派中之一紅人。彼時我在重慶航空委員會服務，常聞他和中共要員周恩來、葉劍英交往，發覺他的思想漸有向左的趨勢，對政府種種措施，時有微詞。

參與審判日本戰犯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同盟國在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他由孫科院長極力推薦，出任大法官，會同各同盟國法官審判日本戰犯，他在任期間，時對政府「以德報怨」政策，及對處理戰犯寬厚指示，尤其對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一案，諸多不滿，待任務告一段落，返國後居留香港。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孫科奉命組閣，從立法院拉出幾位俊秀

精英，延攬入閣，計有劉航琛任經濟部長，鍾天心任水利部長，端木傑任交通部長，吳尚膺任地政部長，汝璪亦被任為司法行政部長，但他遲遲未能就職。

被周恩來統戰投共

他滯居香港到了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冬，被周恩來運用種種統戰手段，將他誘往北平投共，任為中共外交部特別高等顧問，備受周恩來的籠絡和倚重。

自他投共以後，我就和他失去連絡，因為思想差異和利害關係，來往斷絕，祇是偶爾在臺北中英文報紙上，有時知道他一鱗半爪一些點滴消息。

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我由美國空軍學校受訓回國派任職務的時候，因係將級人事任免，公事由空軍總部呈文先總統蔣公中正核派，由於我的名字「梅汝璪」和「梅汝璈」三個字，相同了兩個半，奉總統批示「該員與梅汝璈有何關係」，公事退回空軍總部，經人事和政工部門密查暗訪，在我的人事書表各項文件上，都查不出我與汝璪有何關係，（如係同胞兄弟，人事表上就有登記），又沒有人誰敢向總統報告，歷時三月未派職，使我閒坐在家裏，不知所以，最後還是由空軍總司令陳嘉尚將軍親自向我面詢詳細究竟，我實情實報，陳嘉尚將軍乃轉報參謀總長王叔銘將軍，幸好王將軍是我投效空軍的第一位直系長官，我在他麾下工作廿多年，知我最深，承他立即向總統面報實情，並負責保證我的一貫

忠貞，當奉總統在我派職公事上批「可」，使我官還原職，亦云險矣。

掃地出門含恨而終

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我退役後僑美定居，始漸漸和留居在大陸的親人取得連絡，知道淪陷後我們大家族每個人都遭受相當殘暴的迫害，尤其是我父親和胞弟，因為我在臺灣空軍服務，受罪最深最慘，以迄於死，我二伯父因其子汝璪，在中共外交部任高等顧問，僅被迫將所有家產全部充公，掃地出門，受罪害比較輕，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智識份子統遭清算，「臭老九」「黑五類」「右派反動」等等罪名，幾無人倖免，梅汝璪自亦不例外，所幸僅僅未被下放、勞改，據說都是歷次受到周恩來的極力保護，終因身心迭受打擊，承受不了，於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心臟病日益加劇，病逝北京。謬信周恩來勸誘，走錯一步，含恨而終，年僅七十歲。那時我在馬里蘭州寓所，輾轉聞此噩耗，憶念兄弟舊情，痛哭多日，為他惋惜不已。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
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
六五三一·五〇八四二〇
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
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